

觀眾席

劇情大綱

冷漠少年阿山的一天。(——這不是一個寫實劇。)

阿山因為不夠美滿的家庭而形成了冷漠甚至略為殘酷的個性，藉著看電視、電影來麻痺自己，對週遭毫不關心，反而對虛擬的世界十分沉醉、沉溺。這樣的性格去讓他在現實生活中更加不幸，以致於一切變得更加難以挽回。

人物表

阿山：個性冷漠的少年。全劇中只對妹妹有比較多感情。

阿山父：不和夫妻代表。

阿山母：不和夫妻代表。

阿山妹：阿山周圍個性最積極的人。

女友：現代典型年輕人代表。

(以下依出場次序)

少婦：表面盡職的母親。

小孩：七歲以下。

商人：中年爆發戶。

情婦：不想再當情婦的女人。

毒販：道德感強烈的年輕罪犯。

便衣警察甲：典型警察。兼任第二幕第二景的警察。

便衣警察乙：典型警察。

買主：沒有守時習慣的毒蟲。

服務員：可由阿山母或阿山妹等未在第一幕出現的角色兼扮。

演員甲：在台下觀眾席第一排指定座位坐著，必須在所有觀眾視力所見之處。

演員乙：坐在演員甲的旁邊。另外在演員甲旁要多派其他人手以維護其人身安全。

場景說明

第一幕：第一景：電影院。早場電影放映前十分鐘。

第二景：電影院。電影放映的最後十分鐘。

第二幕：第一景：阿山家。阿山回家後。家具極簡，全為白色。

第二景：阿山家。阿山妹出門之後。

第三幕：第一景：地點不明，設定為可以遠眺之處。後方放置一列十四把椅子。

第二景：景同前。入夜後，約為晚上九點十五分。

第一幕

第一景——電影院的觀眾席。早場電影放映前十分鐘。觀眾席為階梯式，至少五排，座位排列如下：

入口 走道 走道 出口	5	■	■	△	△		9	⊕	走道 出口
						8		⊙	
		6						※	
		7							
	10	11	12	1	2		3	4	

幕起時，少婦與小孩已經坐在 10 和 11 上，在本幕進行的期間，小孩會在 11 和 12 之間不斷換位子。背景音樂：一般電影院會播的等候音樂。

小孩：媽媽，什麼時候才開始？

少婦：快了。

小孩：多快？

少婦：快了，再三分鐘。

小孩：你剛也說三分鐘。

少婦：再兩分鐘。

小孩：喔。（換到 12）媽媽我坐這裏好不好。

少婦：你不要動來動去的，回來坐好。

小孩：可是我想坐這裡。

少婦：等開始以後沒人坐才可以坐。

小孩：（還是坐在 12）什麼時候才開始？

少婦：快了。

（阿山和女友從入口走進，坐在■處）

阿山：太斜了，我們坐中間一點吧。

（兩人往左坐在△處）

女友：等一下會不會有人叫我們起來啊？

阿山：這種片不會有很多人來看啦，而且快下檔了。（稍頓）這裡太後面了，我們去坐前面。（馬上站起來往前排走，兩人坐在 1 與 2，阿山坐在小孩的旁邊。）

女友：（小聲地）你確定要坐在小孩旁邊？

阿山：坐近一點比較震撼。

女友：（暗示地）可是坐這麼前面看電影頭會很痛。

阿山：不會啊。這個位子很好。

（沉默。）

女友：下次約會不要再看電影好不好？

阿山：再說啦。

（彼此不認識的商人與情婦先後入座，商人坐在 7，情婦坐在 6。情婦戴著墨鏡，穿著時髦。商人一邊進場一邊講著手機，手提一塑膠袋。）

商人：……是是是……沒問題……陳董？陳董也要去？……當然沒問題，歡迎都來不及……是……是……不會不會……好……沒問題沒問題……沒問題……謝謝……哪裡……謝謝……謝謝謝謝……有空來坐坐……謝謝謝謝……再聯絡。

（掛了電話）媽的，每次都這樣。（翻開塑膠袋，袋裡是雞排一類的熱食。開始吃。）

（小孩聞到味道轉過頭去。）

商人：弟弟要不要吃？（從袋裡拿出一串。）

（小孩往母親方向看，少婦此時已轉頭過去向商人點頭致意。）

少婦：快跟阿伯說謝謝。

小孩：謝謝。（貪婪而高興地從商人手中接過食物。）

少婦：（對商人）謝謝，小孩子貪吃……

商人：哪裡，公子很可愛啊！

（情婦點了一根菸。少婦對她莫名地討厭。）

少婦：公共場合一點禮貌都沒有！

商人：小孩子嘛！

少婦：我說的是你後面的那——你說我家小孩子沒禮貌？（生氣地轉過身，不再理商人。）

（商人一臉無奈，繼續吃。情婦緩緩地側過臉，吐了一口煙。）

女友：（對阿山，以誇張的語氣說）真倒楣，又是煙為又是鹽酥雞，還有小孩！

阿山：還要幾分鐘才開始？

小孩：（很快地）快了！再兩分鐘！

女友：（看了錶）還早，十分鐘吧。（稍頓）你猜今天會聽到幾次手機響？

阿山：幾次？

女友：你猜嘛！

阿山：（敷衍地）一兩次吧。

女友：（笑）你真是太樂觀了。上次至少有五次。

阿山：有那麼多嗎？我只記得一開始有聽到一次。

女友：你每次都看得那麼認真當然沒聽到。

阿山：因為很好看嘛！

女友：（挖苦地）還好吧！

（毒販入，四下張望之後坐在最靠近出口的座位4。手提黑色皮箱，看錶，擦汗，不斷不安地轉頭。將皮箱放在腿邊，使之與地面垂直。）

（燈光明顯地變暗了一點。）

少婦：快坐好，要開始了。

女友：希望預告片不要太多。

阿山：為什麼？

女友：你要聽實話還是謊話？

小孩：（突然站起來亂跑一氣，撞到了阿山與女友，還是繼續跑動，在毒販面前

停下來，雙手作出手槍的樣子，對毒販）砰砰！

（毒販嚇了一跳，回過神後，一把抓住小孩的衣領。）

少婦：（趕緊追過去）對不起！對不起這位大哥！他看太多動作片了！（快哭了）

對不起！我會好好管教他的！

毒販：（慢慢鬆開小孩，勉強笑一下）我只是嚇唬嚇唬他，跟他鬧著玩的。

少婦：（不露痕跡地把小孩拉到身後）真的很對不起……（退回兩人的座位。）

（兩人坐定後，大家都稍微嚇到了，一陣沉默之後，小孩忽然哇的一生哭出來。）

少婦：不哭不哭，大哥哥只是跟你玩而已，不哭了喔！你看，電影要開始了喔！

（小孩哭聲略小，可是很快地發現電影還沒開始，又哭起來。）

（便衣甲乙和阿山父走進來，各自坐在5、9、8。燈暗。）

（在黑暗中）

小孩：（抽抽噎噎）媽媽……開始了嗎？

少婦：快了。

第二景——地點同前。

（電影已經快要演完，剩下最後的十分鐘，台上仍是全黑，在黑暗中情婦又點了一根菸，她吐出煙霧後舞台上才有燈光，但燈光微弱，只有說話或行動被提及者身上有較充足的燈光，最好是聚光燈。其餘人則努力專注地看著電影。）

（便衣乙從9向左移一個位置到㊸，又向下移了一個位置到㊹。情婦的手機響起。）

情婦：（嗓音高亢，大聲地）喂？嗯。看電影。對。不然誰陪我。（短暫停頓，皺眉頭）你管那麼多幹麼。我又不是你的。（惱怒）你再說一次看看。（對方顯然再說了一次，情婦生氣地掛了電話。）

（情婦的手機又響。情婦不肯接，任其響個不停，過了十秒。）

毒販：你他媽的不接就關機！

（便衣乙又向下移了一格至㊺。鈴聲此時也停了。）

小孩：哇！（指著銀幕捂嘴偷笑，少婦趕緊遮住他的眼睛，自己卻是一臉大開眼界的樣子。）

（女友含情脈脈地看著阿山，阿山盯著銀幕雙眼充滿淚水。）

（便衣乙坐在毒販的正後方。兩人不約而同地掏出手帕擦汗。）

情婦：哼！（站起來要走又停住，坐到商人旁邊。）這邊沒人坐吧？

商人：（打量她）沒。（遞了零食給她）要不要吃點？不過有點涼了。

情婦：（微笑）不用了，謝謝。

（商人自己吃了，吃到一半手停半空中，對電影畫面露出佩服的表情。情婦低下頭開始輕聲哭泣。）

（女友被對觀眾跨坐在阿山腿上，遮住了阿山的視線，阿山閃身歪著頭看電影，無視於女友的存在，一邊擦眼淚。女友抱住阿山，阿山沒抱她。女友覺得無趣，坐回座位，改以怨恨的眼神看他。）

女友：（對阿山，很大聲地）你這大笨蛋！！（打了阿山的頭一下。阿山隔了兩秒才不太專心地摸摸頭，看都沒看女友一眼，依然全神灌注於劇情。）

（毒品買主此時才進來，坐在便衣甲的旁邊。他拿著一個跟毒販相同的皮箱。）

買主：做人做事要正當。

便衣甲：什麼？

買主：做人做事……沒什麼，對不起。

（買主移至阿山父的座位後方。）

買主：做人做事要正當。

阿山父：我知道啊，可是哪那麼容易！

買主：是是是。

（連碰了兩個釘子，買主在走道上猶豫要找便衣甲還是毒販，最後選擇了毒販。）

買主：做人做事要正當。

毒販：（很快地）腰酸背痛貼正光。

買主：（鬆了一口氣，在3坐下）我找你找得好苦。太暗了。

毒販：你怎麼那麼久。錢咧？

買主：在這裡。（指著自己跟毒販一樣的手提箱。）貨呢？

毒販：在這裡。（兩人小心翼翼地互換了手提箱。檢查了之後兩人都相當滿意。）

買主：嗯，成交，不過下次……下次不要再約在這裡了吧！

毒販：可是每次都是我等，無聊死了，世界上守時的人越來越少了！

買主：好啦，下次我會早點來。

毒販：不守時的人做生意也不會有信用的！

買主：我都已經說我下次會早點了。

毒販：早點有什麼用，你知道你遲到多久嗎？電影都快演完了！你應該說：「我下次會準時。」

（靜。）

買主：好啦，我下次會準時。

（毒販兀自生著悶氣。）

買主：（尷尬）那……這部片在演什麼？

毒販：就是在說有一個男的——你如果準時到就不用問我了！

買主：喔。（短暫沉默。）那個是不是壞人？

毒販：那是他爸啦！

買主：他是不是要殺他媽？

毒販：那是他女兒耶！你到底有沒有在看啊？

買主：我剛來呀！

毒販：你——知道就好！

買主：啊，我還有事要先走了。

毒販：下次要準時。我要看完這片子才走。那，（笑）做人做事要正當。

買主：（笑）腰酸背痛貼正光。（走向出口，便衣乙撲上去。）哎喲！

便衣乙：我是警察，你被捕了！（給買主上手銬。）

（毒販眼見不妙，迅速衝到入口處，剛好被便衣甲歹個正著。）

便衣甲：（諷刺地）做人做事要正當！

毒販：（雖被制服還是很順口地）腰酸背痛貼正光。

便衣甲：人贓俱獲，走吧！（跟便衣乙打了個手勢。）

（便衣甲與毒販由入口出去，便衣乙與買主由出口出去。）

小孩：（手作手槍貌）砰砰！

少婦：天啊！社會真是太亂了！來！（牽小孩的手）我們回家。再也不來看電影了。還是在家看錄影帶比較安全！

小孩：演完了嗎？

少婦：（不耐煩地）快了。

（少婦與小孩出。）

女友：哇！比電影還刺激！（阿山沒聽到的樣子。）喂！喂！阿山！（放棄了。一臉無聊，開始睡覺。）

情婦：（此時頭靠在商人肩上，已經不哭了。）好可怕！剛才他那樣兇我，果然是個壞人。

商人：（終於吃完了零食，將塑膠袋打了個結之後往背後一扔。）吃完了。

情婦：（抬起頭）要找到一個肯聽人說話的人真難。（掏菸）要不要來根菸？

商人：好啊！（他為她和自己點了菸，色眯眯地看她）你怎麼不把墨鏡拿下？

情婦：不行。

商人：你這樣看得清楚喔？

情婦：我不是來看電影的。

商人：那你是來做什麼的。

情婦：來抽菸的。

商人：那我就是來吃東西的。（情婦哼了一聲。）真的啊！

情婦：你這人真是一點創意都沒有。

商人：（窘）你要不要拿下墨鏡嘛！

情婦：不行。

商人：怎麼不行。

情婦：不行。情婦都是這樣。

商人：是嗎？我——（手機響）對不起，我接個電話。喂？我在外面。……跟誰？

自己一個人啊！你說我能跟誰？……別傻了啦！……好……等一下就過去……

我老婆？……好，不要生氣嘛！……嗯……拜拜！

情婦：（站起來）我要走了，好爛的一齣戲。（打手機）喂。媽，你上次說的那塊地拍地多少錢？……喔……沒什麼，我買下來我們一起去種田吧。我說真的啊…

（出）

商人：（搖搖頭）現代人真浪費！電影說不看就不看！

（在陰暗中又是一陣沉默，忽然阿山大哭起來，驚醒了女友。）

女友：(半夢半醒)演完了？(看到阿山在哭)喔，不會吧，又來了！(停頓，考慮片刻。)好吧，這是我的極限了，這是最後一次了。(拉著阿山往出口走，燈大亮，已是散場時刻，阿山很不願意離開的樣子，賴在地上。)

商人：(起身問)這少年仔是怎樣？

女友：沒有啦！每次電影演完他就會這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過一會兒就好了，不用擔心。

商人：喔，真的沒問題嗎？

女友：真的，沒問題。

商人：那我就交給你了。(怕惹禍上身而略為嫌誤的表情；出)

女友：(用力搖阿山)阿山！阿山！醒醒！阿山！已經演完了！

阿山：(突然清醒，很激烈地)不要那樣說！

女友：好啦！不要那麼激動。你好點沒有？(阿山虛弱地點點頭。)站起來吧！(扶他站起來。)

阿山父：(在旁邊注視很久，很吃驚地樣子，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的兒子。)阿山！你在搞什麼！(阿山看到他就立刻別過頭去不肯看他。)

女友：啊！伯父你好！

阿山父：你是？

女友：我是他女朋友。我有遠遠地看過你一次，我想你應該沒見過我才對。

阿山父：他(指著阿山)常這樣？

阿山：(拉著女友)我們走。(兩人出)

阿山父：阿山——

(服務員入。)

服務員：先生對不起，我們要清場了喔！

(阿山父出。服務員用夾子夾起商人和其他人製造的垃圾，丟進一個大的黑色垃圾袋，幕徐落。)

第二幕

第一景——阿山家。時間是阿山從外面回家後不久。阿山家家具極簡，全為白色。舞台左翼有兩扇門，後面的門是阿山妹的房門，前面的門則是阿山父母臥室的房門；舞台後方也有兩扇門，一扇是阿山房門，一扇是廚房的門。在舞台右翼一扇比較大的門是家門口。

（阿山坐在舞台中央的長條沙發上，面對觀眾看電視（即電視不出現在舞台上），其實也不完全是在看電視，因為他不斷地轉著台，這樣的動作要製造出煩躁的感覺；電視的聲音開得很大聲，但是每一台的聲音都不超過一秒。幕起時台上只有阿山一人，電視的聲音跟阿山父母爭吵的聲音時有耳聞，阿山則表情呆滯，機械化地按著遙控器按鈕。）

阿山母的聲音：……你又做了什麼，光是一支嘴在那邊嫌嫌嫌，要不然你自己去做啊！

阿山父的聲音：本來就是，我又沒說錯，才說幾句反應就這麼激烈，你如果做得好我還會嫌嗎？

阿山母的聲音：眼高手低，從以前你就是這樣！

阿山父的聲音：不要翻舊帳，我叫你不要翻舊帳！

阿山母的聲音：笑死人了，你以為你只有以前有留下把柄嗎？我光是拿眼前的事就可以講很久了！

阿山父的聲音：你說啊！還不是強詞奪理！

阿山母的聲音：好，你自己說，阿山多久沒跟你說話了？你根本就不關心他！

阿山父的聲音：（被擊中要害，一時為之語塞）你……我……一定是你指使他的！

阿山母的聲音：可見你多不了解他，再說他都這麼大了，他自己不會判斷？他不會判斷誰不愛這個家？我怎麼指使他？自己不檢討還怪到我頭上！

阿山父的聲音：他跟我本來就比較不親，現在又是叛逆期……

阿山母的聲音：你以為這樣就可以推卸責任？

阿山父的聲音：——要不然你要我怎樣？

阿山母的聲音：問題不在我要你怎樣，你怎麼都聽不懂呢！

阿山父的聲音：反正你就是要怪我，要我為我不需要認錯的事認錯就對了！

（阿山妹從其房間走出，哭過的樣子。背著背包從沙發後面往大門要出去，看見阿山，停下腳步。）

阿山妹：哥。

阿山：（比一般人的反應慢一點，在阿山妹打算再叫第二次的時候才回神轉過頭）怎樣？你要出去喔。

阿山妹：嗯。我快受不了了。吵了一下午。

阿山：你說什麼？

（阿山妹以閃電般的速度伸出手，從沒有防備的阿山手中搶過遙控器，關了電視。）

阿山妹：你怎麼能夠同時忍受他們吵架跟電視這麼大聲的聲音？

阿山：（電視關了之後突然顯得茫然，把腳伸上沙發抱著膝蓋前後搖晃，不安的

樣子。) 電視打開我就只聽到電視的聲音。

阿山妹：(慢慢在離父母房門最遠的椅上坐下) 哥，他們不吵了耶！

阿山：他們不是很久以前就沒在吵了嗎？我沒注意到。

阿山妹：你說他們現在在做什麼？

阿山：一個打包行李，另一個看。

阿山妹：他們會不會離婚。

阿山：不會。

阿山妹：你別安慰我了。

阿山：搞清楚，我說會的話才是安慰你。他們為什麼不離婚，煩死了，造成大家困擾。

阿山妹：(沉默片刻) 你哪有什麼困擾。有電視你就什麼困擾都沒有。撻什麼狠話。你怎麼不敢叫他們離婚。

阿山：你很囉唆欸，你不是要出去？快點出去，遙控還我。

阿山妹：不要。

阿山：你快點出去啦！

阿山妹：我忽然不想出去了。

(阿山父母房中傳來瓷器摔破了的聲音，兩人一凜，一致地瞪著父母關著的房門。很長的沉默。)

阿山：哈！

阿山妹：笑什麼？

阿山：我猜多半是那個瓷花瓶。

阿山妹：那不是古董嗎？

阿山：屁啦！一個一百塊。

阿山妹：可是——

阿山：原本的我打破了，現在的這個，一個一百。

阿山妹：(愕然) 什麼時候——

阿山：(回憶貌) 喔，很久了。

阿山妹：沒人發現？

阿山：沒有吧。不過我猜原本的那個多半也是一個一百。

阿山妹：(笑，搖頭) My God！我真是活在一個充滿謊言的家庭。

阿山：你心情恢復得真快。

阿山妹：是苦中作樂。

阿山：好無聊，開電視來看吧。

阿山妹：根據統計，現代人一生看電視的時間加起來足足有整整七年。

阿山：(微笑) 你怎麼知道？

阿山妹：我看 Discovery 的。

阿山：(勝利的表情) 哈！你電視也看不少。(停頓) 不止。

阿山妹：什麼不止？

阿山：我說不止七年，是電視發明得太晚，老人們拉低了平均值吧。

阿山妹：總之電視是可怕的發明。

阿山：電視是可愛的發明。

阿山妹：是讓你逃避現實的發明吧。（阿山站起來。）你要去哪裡？又要去看電影？（阿山走進他房間）你今天不是看過了嗎？

阿山：（從房間）看過了就不可以再看？

阿山妹：不要去啦！（見阿山沒反應）不要去啦！你每次看完電影回來都更奇怪了。

阿山：（從房間裡怪笑了一聲）我今天在電影院遇到一個人。（他走出房間，手中拿著一架DV拍攝四週。自己做旁白：）這裡是我住的地方，這是我妹妹。

阿山妹：DV！（對鏡頭打招呼）你怎麼會有的！借我！

阿山：我存錢跟朋友買的，已經轉過三手了，不過狀況還不錯，只是機型比較舊。

阿山妹：借我！

阿山：哈哈，誰叫你不讓我看電視，不借。

阿山妹：好壞喔！（轉身背對鏡頭）

（阿山坐回沙發，還是抱膝的姿勢，唯不再明顯不安地亂動；把DV對準父母房門。）

阿山：（接下來以後所說的話全部都是旁觀者語氣）在這道門後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大約十分鐘前在門後曾經有過激烈的爭吵，吵什麼呢？我不記得了。那時我在看電視——

阿山妹：你什麼時候都在看電視。

阿山：（不理會她的打岔）——看的是我最討厭的溫馨家庭情境喜劇。（稍頓，動也不動。過了一會兒才繼續說）後來就是一陣沉默，我認為空氣中瀰漫的這個味道不是和好的氣息，大概是有人在收拾行李準備離開吧。現場提供下注：是誰？是誰要走？什麼時候會走？（等待貌）沒有人要下注嗎？（沉默）看來大家對這個賭盤不是很有興趣，其實我也覺得有點無聊。

阿山妹：我猜是媽走。（停頓。沮喪地）別再玩了啦。

阿山：（戲劇化地轉過鏡頭）什麼？這位小姐，請你再說一次！

阿山妹：（低頭不看鏡頭）別再玩了啦！

阿山：抱歉，小姐，我指的不是這一句。你說：「我猜是媽走。」嗎？

阿山妹：對啦。

阿山：各位觀眾！沒想到能這麼幸運地為您訪問到當事人的女兒！小姐，請問你知道你父母在裡面是怎樣的情形嗎？

阿山妹：（生氣地）你這神經病！

阿山：很抱歉，各位觀眾，顯然這位小姐不願意透漏任何訊息，以免影響賭盤的公正性。既然如此——（又戲劇性地轉過鏡頭對著父母房門）我們再將鏡頭轉回現場。五分鐘前房中傳出瓷器碎裂的聲音，現在則是一片死寂，在此我不得不告訴大家，這個瓷器是一個一百塊就買得到的花瓶，夫妻吵架千萬不要拿古董開玩

笑。

阿山妹：（想要轉移話題）你說你在電影院遇到誰？

阿山：（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中）花瓶破了可以有很多意義：首先，這可能是一個象徵。如果花瓶象徵的是夫妻之間的感情或是兩人的婚姻關係，那麼花瓶破了就是表示兩人的關係已經到此為止。花瓶是誰打破的？這也是很關鍵的問題。打破的那人顯然對這段關係比較自覺或比較厭煩。花瓶是被不小心打破的？還是被蓄意打破的？這也有很深的玄機和……（想了一下）和哲理。甚至，花瓶可能是自己破的——畢竟便宜沒好貨。不管花瓶是怎麼破的，從花瓶破了這件事我們可以學到，感情是十分脆弱的，人的感情就跟這個花瓶一樣，（有越來越激動的傾向）感情就跟這個花瓶一樣，是沒用又佔位子的醜東西，它假裝自己很有價值，擁有者也以為它很有價值，可是最後弄破它的又多半就是自己，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只好安慰自己，幸好很便宜再買就有了。（恢復了冷酷。）

阿山妹：可是先前那個被你打破的呢？

阿山：什麼被我打破。明明就是它自己失去平衡。（停頓）而且我不是說了嗎？我看那個多半也是假的。

阿山妹：你又不懂古董。

阿山：（自顧自地）買一個送一個！一個一百塊！人人家裡都該擺一個！

阿山妹：（懇求地）你別鬧了，遙控還你。（遞出遙控，阿山不接。她自己開了電視，把遙控放在桌上。電視的聲音剛出來，阿山就很快地把遙控拿起來，關掉了電視。用力地把遙控器摔到地上。）

阿山：已經來不及了。

阿山妹：（害怕而受驚嚇地）哥……！

阿山：（繼續）各位，我剛想到一個可能性，這個可能性我還不確定，所以必須再次跟當事人的女兒談談。（緩緩地轉身，語氣比較溫柔一點，但是還是很冷淡）小姐，請仔細回想一下，剛才在吵鬧之後和那聲破裂聲之前這段期間，你有聽到別的聲音嗎？

阿山妹：（快哭了，很小聲而哽咽地）沒有。

阿山：（更溫柔地）真的沒有嗎？請再想想，事關重大。（阿山妹搖頭）好，不打擾您了。（又緩緩地轉回去）這樣一來，我的說法大家就姑且聽聽，參考參考吧！真的只有我聽到嗎？不會吧！（又恢復旁觀者的語氣）在花瓶破掉之前，明明有「ㄎㄚ」地一聲啊！

阿山妹：（抽動了一下，開始啜泣）你亂講。

阿山：是夫妻中的哪一個一時氣不過就拿起了花瓶將對方打昏——還是——打死了呢——

阿山妹：（尖叫）閉嘴！閉嘴！

阿山：也許是打昏之後用別的方法弄死也不一定。多半是勒死吧。（阿山妹想再罵他，可是因為哭個不停說不出話。）總之，花瓶盡了義務之後，兇手一時心慌鬆手放開花瓶，花瓶就掉到地上破了，現在兇手多半一邊在收拾屍體和凶器吧，

兇手一定沒想到，只因為房裡沒裝地毯，行兇過程就被我完全推理出來了！（歇斯底里地笑著）哈——

阿山妹：（抽噎）你太過分了！你怎麼可以這樣說你的父母！

阿山：（站起來拉住想要出去的妹妹）他們是你的父母，現在，重頭戲來了，你去開門，我來拍。

阿山妹：（完全恐慌，幾乎以尖叫的方式說出）不要！

阿山：可見你也認為我的推論有可能是正確的，是誰殺了誰，下好離手——這個賭盤比較有趣一點了吧！

阿山妹：（努力掙脫，奮鬥著）你……只不過是花瓶破了，有什麼大不了的……

阿山：對呀，開門看看嘛！

阿山妹：（壓抑著恐懼，強作鎮定）不要！等一下他們又把氣出在我身上。

阿山：你是怕兇手連你也一起幹掉吧，現在很流行攜子共赴黃泉。不過我看你很想活著。

阿山妹：（掙脫了，逃向大門，阿山鬆手，沒去追她。）你——你好殘忍！（出）
（很長的一段死寂。）

阿山：剛說到哪裡了。

（死寂。）

阿山：（放下DV，對大門吼：）回來！我還沒告訴你我在電影院遇到誰！

（死寂。）

阿山：（很奇怪地，鬆了口氣的樣子）終於走了。（又拿起DV，這次鏡頭對著自己。）在電影院裡我遇到了——我。然後我就逃走了。

（死寂。）

阿山：我是說我遇到的那個我逃走了，我被一個不認識的女人拉住所以沒辦法去追。（停頓）為什麼要逃呢？（哽咽）別走啊！（放下DV，縮成一團，掩面，很冷的樣子。）

（死寂。）

（突然阿山父母房內有不明的聲音傳出，阿山彈了一下，很快地拿起DV，好像DV是武器或盾牌的感覺，他充滿敵意地盯著那扇門，門徐徐地打開了，（觀眾看不到是誰開的門）阿山維持其動作。停格三秒後幕落或燈暗。）

第二景——景同前。燈光大亮（白色強光）。

（阿山與本幕第一景結束時一樣坐在原位。DV放在桌上。阿山父母的房門是關著的。阿山側臉看著門約五秒才轉過頭面對觀眾席。）

阿山：（又停了五秒，像是在發呆似的，突然醒過來，對台下的觀眾說話：）在現實生活中，我扮演的角色是一個冷靜的觀眾；在電影院裡，我卻常以為自己是裡面的角色而不能自拔。我妹說我已經分不清楚現實和虛幻了。（停頓）其實我清楚得很。（站起來，走向大門，在門邊停住。）我現在不能出去。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出去之後戲就演不下去了。不光是我會失業而已，還會順便毀了

很多人的心血，所以我只好繼續下去，媽的。(走回舞台中央)你們懂了嗎？我的現實人生就像這樣，我努力想要只做個觀眾，我只想活在我願意活的戲裡，而不是為了什麼責任義務來演。有時候我會有「我是導演」的狂想，不過我的生活卻從來就不是我所能導演的。(他坐回沙發上，轉頭看父母房門，門緩緩打開了。燈光：淡淡的黃光，隨著這一部分的進行，燈光越來越黃。)

(阿山母提著行李走出來。)

阿山：媽！你要去哪裡？

阿山母：(笑)這不是我的，是你爸的。

阿山：(表情僵硬)喔。

阿山父：(跟在阿山母的後面，提著另一箱行李出來。)我要走了，阿山。(阿山別過頭去。阿山父嘆了口氣)你真的很討厭我。(阿山有點心軟下來，表情稍緩，但是還是不肯說話。)我知道我對你不好，我也不敢奢求你會原諒我。(阿山低下頭忍住淚)我們已經決定要離婚了。

阿山：(脫口而出)早就該這麼做了！

阿山母：(當作沒聽到)好了好了，別又把氣氛弄僵，妹妹呢？

阿山：出去了。

阿山父：也好。(阿山擺出：「奇怪我又沒跟你說話！」的表情。)

阿山母：(對阿山父)你確定要這麼急著走？

阿山父：嗯。(看看阿山)反正我留著也只是惹人討厭。(揮揮手)唉！我不是那意思。算了。

阿山母：有空來看看我們。

阿山父：嗯。(從妻子手中拿過行李)那我走了。(阿山母陪他走到大門口，阿山在原位低著頭。)

阿山：(抬起頭)爸！

阿山父：(又驚又喜)什麼事？

阿山：(忍不住刻薄地)我不是要留你，不用那麼高興。

阿山母：(皺皺眉)阿山！

阿山父：(耐心地)什麼事，阿山？

阿山：那花瓶怎麼了嗎？

阿山父：(面露微笑)破了。

阿山：那個花瓶是我在夜市買的，一個一百，原先的那個被我打破了。

阿山父：花瓶要不破好像很難。

阿山：小心一點就不會。

阿山父：可是這花瓶破得很值得。(與妻子相視一笑)我不小心撞破它，嚇了一大跳，架都忘了吵，當然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它一個一百。

阿山母：我也嚇了一跳，鎮定下來之後才想，只不過是個花瓶嘛！

阿山父：冷靜的我們吵不起來，反而覺得我們真是莫名其妙，我們就像那個破掉的花瓶一樣，既然已經不能補救就不用留下這些碎片了。

阿山母：而且碎片不好好處理還會傷及無辜。

阿山父：所以我們就決定離婚了。

阿山：喔。(有話但說不出口的樣子。)

阿山父：還有什麼事嗎？(阿山搖頭)那我走了。(阿山點點頭)

阿山母：(從丈夫手中又拿回那個行李)我送你去樓下吧！(開了門)

阿山：爸！(兩人停下腳步，阿山父回頭望阿山)我會一直記得那個花瓶還沒破的樣子。

阿山父：(有點感動)我也不會忘了的。

阿山母：好了你們兩個，講話一定要拐彎抹角的。

(大家都笑了，阿山也笑，只是有點拘束又忍住了笑容。)

阿山母：走吧。

阿山父：阿山，(停頓)再見。

阿山：(又低頭)嗯。

(阿山父母出。燈光已經轉為大黃。)

阿山：(衝到大門，打開門對門外：)爸！再見！

阿山父：(場外)再見！

(阿山關上門，走回舞臺中間的沙發坐下，面露微笑，微笑隨著黃光一起淡去，舞台又變回純白，阿山也變回面無表情的樣子。)

阿山：怎麼樣，還不錯吧，算是喜劇收尾，不過，現實未必照我想的這樣。讓你們看看另一個版本再讓你們投票表決要怎樣的結局好了。現在不是很流行這樣嗎？(轉頭看父母房門，門緩緩打開了。燈光：淡淡的紅光，隨著這一部分的進行，燈光越來越紅。)

(阿山父走出，看到阿山又退回房間，關上門。阿山站起來，走向父母房間，猶豫了一下，打開門，走進去。門沒關)

(靜。)

(不久聽到一聲悶響，還有人倒地的聲音。)

(死寂。)

(阿山父走出。)

阿山父：死兔崽子！生來礙事的。(走到各個房間查看。找不到阿山妹，下了結論：)出去了。(點菸，抽了一口，看著打火機，又點燃了幾次。面露微笑。起身到廚房去，再出現時手中提著一瓶還有八分滿的食用油和一瓶全新的食用油。走進自己的房間。燈光此時已經轉為大紅。音效：潑油聲，接著是打火機的聲音。阿山父從容地走出大門。靜。十秒後火警警鈴大作。燈暗，全黑。)

(後相消失後，燈再度亮起，這次是淡淡的藍燈，隨著這一部分的進行，燈光將會越來越藍。舞台上空無一人。阿山妹從大門進入，警戒的樣子，走向阿山的房間。)

阿山妹：(輕敲門，小聲地)哥！(重複了一次這個動作，沒有回應。開門進去，不久又出來，看著父母房門，掙扎，後退兩步放棄。打算回自己房間，同時大門

開了，阿山進來。阿山妹鬆了口氣，卻又馬上緊張起來，急忙向阿山走過去。）

阿山妹：哥，你去哪裡了。（看了阿山的表情）算了不用告訴我。（停頓，跟著阿山走。）哥！（阿山不理，一坐下就開了電視，電視音量不大。）哥，爸媽後來走麼了？

阿山：（面無表情）你真的想知道？

阿山妹：（恐怖地）你……什麼意思？（停頓。看阿山，看不出什麼線索）快點說啦！（一邊又忍不住害怕。）

阿山：你準備好了嗎？

阿山妹：（更加害怕，還是壓抑著）好了。

阿山：（偷笑）白痴。

阿山妹：（稍微放下了心；生氣地）你才白痴咧！沒事幹麼嚇我！你可不可以正經點？你可不可以不要老事是不關己的樣子？你可不可以有點人性？你——

阿山：我很有人性地——把他們殺了，完全是人性的表現。

阿山妹：你少開玩笑了好不好？你以為我會相信你？（又覺得不能確定他在開玩笑，往後縮了一下）你騙人！你——騙——人——！！！！

阿山：（詭異地笑）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阿山妹：我不要！反正你就是騙人！（哭了）騙人！大騙子！

阿山：（瞬間軟化）好啦，我騙你的，別哭了，來。（拍拍妹妹肩膀。）

阿山妹：（閃開）不要碰我！殺人凶手！

阿山：（無奈）我沒有啦！像我這種懦弱的人下不了手啦！

阿山妹：（怒氣未消，半信半疑）你這放羊的孩子我才不理你！

阿山：真的，不信你去找找看哪裡有屍體——

阿山妹：閉嘴！！！（還在哭著）

阿山：愛哭鬼。

阿山妹：要你管！

阿山：他們——

阿山妹：閉嘴！！！！

阿山：我是說，——

阿山妹：你這人很奇怪，是聽不懂人話喔？（學狗叫）汪汪汪！閉嘴！聽懂沒？

阿山：（亂吠）汪汪汪汪汪汪——

阿山妹：（好氣又好笑，有點原諒他）瘋狗。

阿山：汪汪汪——他們——汪——像平常那樣——汪汪——沒怎樣——汪——要繼續——汪——折磨我們——汪——（最後一聲狗叫像狗的嗚咽聲。）

阿山妹：乖狗別哭。

阿山：他們都出去了，出去養精蓄銳回來再戰五百回合。

阿山妹：好無助。

阿山：（略為哽咽）對呀。

阿山妹：那花瓶呢？

阿山：什麼花瓶？——喔，破了啊，現在還在那邊（用手指著）沒人收拾。

阿山妹：那你有沒有告訴媽那個花瓶的事？

阿山：才不關我的事咧！（停頓）我幹麼要說出來找罪受啊！

阿山妹：那你那些理論呢？

阿山：什麼理論，花瓶就只是花瓶。

（沉默。）

阿山妹：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讓他們知道我們的想法。

阿山：沒用的啦！

阿山妹：你沒試過怎麼知道！

阿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阿山妹：我們勸勸看他們嘛！甚至我們可以勸他們離婚，跟他們說這樣下去大家都痛苦。

阿山：沒用的啦。我有記憶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是這樣了。

阿山妹：（又生氣起來）明明是你不敢。

阿山：沒用的事幹麼浪費力氣去做。

阿山妹：你不說我也會說的。你真是靠不住的傢伙，跟爸——算了。反正我會告訴他們。討論到此為止。跟你商量才是浪費我的力氣，扶不起的阿斗！（回房間，甩上門。）

阿山：（好一會兒才開口）你說的沒錯，我是很沒用，我是個悲觀而軟弱的觀眾，觀眾是沒有行動力的……（又自我懷疑）是嗎？觀眾是沒有行動力的嗎？觀眾……（此時台下事先安排好的觀眾演員甲手機響起，接下來每次手機響皆約三秒）觀眾……（表情充滿驚異，站起來走動）嗯，觀眾是沒有行動力的吧！說到觀眾，剛才我說過，要讓你們投票決定我的人生，好，喜歡第一個喜劇收場的請舉手（做數的動作）五百零八個。那，喜歡那個我死掉的喜劇的人又有多少呢？（數）三百六十九個，沒想到有那麼多人希望我死。什麼？第三個？哪有第三個？第三個是真實狀況，你到底有沒有在看啊？（演員甲手機又響）算了，反正你們投票也沒用，因為如果觀眾投票就能決定我的人生，那我的人生算什麼？你們不能只是坐著舉手就想改變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應該是操縱在我的手裡的呀！

（驚覺）啊！我剛說什麼！（台下手機響）可是觀眾是沒有行動力的，不信我問你們，剛才看了第一幕有學到什麼嗎？還不是有人不專心看戲，抽煙講話吃東西亂走動。（台下手機響）那人（指著台下演員甲的方位）手機已經響四次了，為什麼沒人揍他？等一下，可別真揍了，他是我派的，我只是要證明觀眾是沒有行動力的。（講這段話的同時聚光燈打在演員甲乙身上，演員乙做出揍演員甲的動作。）啊！來不及了，快點，誰去救他一下！（聚光燈熄滅。）要做有行動力的觀眾……要做有行動力的觀眾……（阿山走回去坐著）不行……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嗎……好吧我試試看。好吧好吧……可惡，怎麼不快點回來……等太久，我會後悔……

（電鈴急響，阿山一臉疑惑，阿山妹也從房門探頭出來。）

阿山：(看妹妹) 你去開。

阿山妹：你去！

(阿山開了門，警察(由便衣甲飾演)在門口。)

阿山：(有點緊張地) 請問……有什麼事？

警察：我是第三分局的刑事組小組長，我姓陳。這裡是周麗妹的家嗎？

阿山：是。

警察：她涉嫌砍殺……魏邦彥。我是來通知你們的。(停頓。以同情表情看著阿山與妹妹震驚的樣子。) 因為電話一直沒人接。(停頓) 這幾天可能還會有人來作調查，到時候請多配合。(停頓，問阿山) 你幾歲了？

阿山：(愣了一下) 什麼？

警察：你幾歲了？

阿山：十八。

警察：也不小了，你們有親戚可以暫時過來照顧你們嗎？

阿山：什麼？——喔，有。

阿山妹：我爸——魏邦彥——怎麼樣？

警察：(遲疑) 這……我不清楚。應該還在醫院急救。

阿山妹：哪一間？

警察：榮總。

阿山妹：好的。你說你是第三分局的——？

警察：——刑事陳。

阿山妹：我知道了。

警察：那我走了。

阿山妹：謝謝。

(警察出。大門沒關上，兩人呆立著。死寂。)

(音效：心電儀器的聲音：嘟、嘟、嘟、嘟——最後一長聲表心跳停止。燈光此時已經轉為大藍。)

阿山：都是我的錯……

阿山妹：不是你的錯，是他們自己……

阿山：是我……是我一直冷眼旁觀害的，都是我……我太被動又太懦弱了……(哭泣) 都是我……

阿山妹：(也啜泣起來，抱住哥哥安慰他) 不是你的錯……不是你的錯……

阿山：可是一切已經太遲了……

阿山妹：還來得及……還來得及……

(幕急落。)

第三幕

第一景——地點不明，設定為可以遠眺之處。後方放置一列椅子，共十六把。

（阿山手持DV在舞台左前方站著，鏡頭對著正前方，即觀眾席。靜。）

（本幕出現的每個人物彼此似乎完全不認識，即使是阿山妹與阿山父母亦同，而像警察之類職業特徵明顯者，要將其職業特徵完全剔除，如威嚴感等等。除了阿山，每個人服裝一致，但是彼此並不察覺，看起來必須是很沒特色很沒個性的一群普通人。）

（商人由右入，走過阿山身邊，一邊走一邊看阿山，從舞台左邊出去，過了一秒又回來，站在阿山旁邊，也陪著遠眺了一下子，一臉困惑。）

商人：（問阿山）你在做什麼？

阿山：（一臉不耐煩，很兇地）你自己不會看喔！

商人：（陪笑）喔、喔、對不起、對不起。（很好奇地一下子看看阿山，一下子又看看遠方。）

（少婦入，遠遠地發現他們的模樣，就也開始一邊看遠方，一邊走向他們。）

少婦：（走近的同時就問了）喂！你們在看什麼啊？

（阿山不動，商人先看了阿山，才用不太肯定的語氣回答。）

商人：你……你看了就知道啦！（阿山很快地轉頭看了商人一眼，又恢復原先地姿勢。）

少婦：（看）什麼都沒有啊！

商人：你真是睜眼說瞎話，不是有房子嗎？什麼什麼都沒有。

少婦：（繼續看）嘖！我是說什麼事都沒有。

商人：你又睜眼說瞎話了，你看那棟房子。（手指著前方）看到沒有？粉紅色的。

少婦：你說近的那棟還是遠的那棟？

商人：遠的那棟。

少婦：比較高的那棟還是比較矮的那棟？

商人：哪有什麼比較矮的——喔你說那棟，我說的是比較高的那棟。

少婦：你說是粉紅色還是深粉紅色的？

商人：粉紅——你有完沒完！就那一棟啊！

少婦：（委屈地）你兇什麼兇啊！每間長得都差不多啊！

商人：好啦！你到底要不要看啊？

少婦：要啊！

商人：那你就聽我說啊！那棟房子，（指著）那棟，頂樓，看到沒有，有一塊白布在飄。

少婦：（皺眉）哪裡——喔！我看到了！

商人：我說吧！

少婦：什麼？

商人：那棟房子頂樓有塊白布在飄啊！

少婦：可是，有白布在飄又怎樣？

商人：沒怎樣啊！

少婦：嘖！

商人：是你剛才自己說什麼事都沒有，我就證明有事發生啊。

少婦：你很無聊。你如果說有人在洗澡還比較有趣。

商人：（突然很熱切地）哪裡？哪裡？哪裡有人在洗澡？

少婦：你這色鬼！我只是比喻，比喻！你懂不懂？

商人：（困窘狀；為了轉移話題：）啊！

少婦：（緊張地）怎麼樣？

商人：那個……那個……（明顯地努力想想出一個理由）啊！（這次的「啊！」是想到了的「啊！」）

少婦：（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啦！

商人：剛剛那裡，有一塊白布在飄的那裡！

少婦：怎麼了？（引頸看著）怎麼了你快說呀！

（毒販入）

商人：我看到有人跳下去了！

毒販：（一聽到馬上加入他們）哪裡！哪裡？

少婦：你看那棟房子。（手指著前方）看到沒有？粉紅色的。

毒販：你說近的那棟還是遠的那棟？

少婦：遠的那棟。

毒販：比較高的那棟還是比較矮的那棟？

少婦：哪有什麼比較矮的——喔你說那棟，我說的是比較高的那棟。

毒販：你說是粉紅色還是深粉紅色的？

少婦：粉紅——你有完沒完！就那一棟啊！

毒販：（委屈地）你兇什麼兇啊！每間長得都差不多啊！

商人：（插嘴）拜託你們一下，不要再來一次了，（手指著）就那一棟。

毒販：喔！那一棟！

少婦：奇怪！為什麼他一說你就知道？

商人：別吵了啦，現在是人命關天啊！

少婦：要不要叫救護車什麼的？

商人：不用啦，在現場就會有人叫了啊。哪需要我們雞婆。

少婦：喂，你們說，那塊白布是不是什麼訊息？

毒販：說不定是他的遺物。（稍頓）也許他的遺言寫在上面。

少婦：我想一定是為情所困。

商人：那就是舉白旗投降啦！哈！哈！（只有他笑）

少婦：好恐怖，沒想到我會親眼看到有人自殺。

毒販：我也是第一次——

商人：你們兩個搞清楚，只有我看到好嗎？你們只看到那塊白布而已！

少婦：有什麼了不起的，奇怪！

毒販：就是說嘛，又不是沒看過。

商人：你們哪，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毒販：（對少婦）那個人（指著阿山）怎麼都不講話？

少婦：我……我想他是記者吧。

毒販：看起來不像啊。

少婦：我又沒說他一定是，我只說我想他是，我一想——！說不定他是啊！誰規定記者一定要是什麼樣子？

毒販：這麼快就有記者喔，消息真靈通。

少婦：（八卦的嘴臉）那當然啦！他們可是靠這個吃飯的。

毒販：可是，會不會離現場太遠了啊？

少婦：（加強語氣）因為他要維持客觀超然的立場嘛！

毒販：是嗎……

商人：啊！

少婦：（馬上又被吸引住）怎麼——啊！

毒販：啊！

（阿山女友入，還沒加入他們就也發現了他們正在看的。）

女友：啊！

（三人看他一眼，又繼續遠眺。）

毒販：又來一個看熱鬧的。

女友：（走近他們，正好聽到毒販說的）先生，你說話客氣點，你自己還不是在看熱鬧？

商人：沒錯！（對毒販）你這人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女友：（覺得商人比較可親便靠近他）對不起借過一下……這火災好大！多久了啊？

商人：才一下子而已，燒這麼大一定是木造房子，不然就是什麼工廠。

女友：這裡視野真好，看得一清二楚！

少婦：好刺激啊！

毒販：喂！你們節制一點好不好？說不定有人傷亡，你們怎麼這麼冷血啊！

商人：可是我們又幫不了他們。

毒販：但是——！

商人：你不想看就走啊，自己還不是想看，莫名其妙！

少婦：對呀！你自己又做了什麼，就會罵我們！假清高！

商人：偽君子！

女友：道貌岸然！

毒販：（退讓了）好吧我不說了，可是你們也不要一副看好戲的樣子——

商人：（開始了新話題，但是沒人特別去理他）你們知道火災有哪些要素嗎？（不等任何人回答，炫耀自己博學的樣子）可燃物、助燃物跟……（語氣變得不太確定，聲音變小，含糊著說）跟……引燃物。（發現沒人理他，又自信了起來）只要少了其中一樣，火就燒不起來了。

(靜。)

少婦：我開始覺得無聊了。

毒販：我也是。肚子有點餓。

女友：火災有什麼好看的，說真的，你知道，九二一、巴掌溪、桃芝現場都看過了——

商人：你沒有去看豪宅滅門現場？

(其餘三人立刻忘了火災，湊過去)

毒販：你去看過喔！(大家都一臉羨慕表情)

商人：……沒有啊！(眾人一哄而散)

毒販：那你提起來幹麼！

女友：真是空歡喜一場！

少婦：真是的！

商人：(辯駁)我是聽她(指女友)說，以為她也有去看啊！

毒販：唉！害我肚子更餓了。

商人：(抓住毒販的話尾)奇怪，不是應該要有人來賣東西什麼的嗎？平常都會有——

女友：我們離太遠了啦！

少婦：要不然我們打電話叫幾個朋友來好了，人多就會有攤販。

毒販：好主意！

商人：早該這麼做了！

(大家開始打電話。燈暗。)

第二景——景同前。入夜後，約為晚上十點十五分。

(所有在台上出現過的角色全部穿一樣的衣服分散地站在台上，聊天的樣子，間或指點著遠方。阿山站在原處，一樣的動作。有一個路邊攤販在台上，賣地是熱狗或類似的方便好拿地食品，由阿山父扮演攤販老闆。攤販開著燈泡，舞台燈光略暗，以顯示已經入夜。有人拿著相機、望遠鏡，也有人拿著飲料或抽著菸、吃著東西。)

阿山妹：(對著旁邊的便衣甲)先生，請問現在幾點？

便衣甲：(看了錶)十點十五分。

阿山妹：喔。(稍頓)先生對不起，我再請問一下，(稍頓)我們到底在這裡做什麼？

便衣甲：(思索)先前好像有火災還是怎樣。現在我也不曉得。

阿山母：哎呀！人多熱鬧嘛！

買主：說不定等一下又會有什麼事發生，這裡視野好，聽說有人在這裡看到有人跳樓，有一就有二，無三不成禮——

阿山妹：都已經這麼晚了，我要回去了。

情婦：如果錯過了好戲可別後悔喔！

阿山妹：(思索片刻)那我還是留下來好了。

便衣甲：正確的決定。(轉身至攤販)老闆，一隻熱狗多少？

阿山父：二十元。

便衣甲：我要兩支。

便衣乙：老闆一隻熱狗。(阿山父向兩人點頭表示知道了。)老闆，今天生意怎麼樣？

阿山父：(笑)比平常差一點。

便衣乙：這樣還比平常差一點喔？我聽那女的(指著阿山女友)說你有去看豪宅滅門血案的現場喔？

阿山父：嗯。

便衣甲：彰化那麼遠你也去喔！

阿山父：人多生意就多嘛！

便衣乙：你一定狠狠賺了一筆！

阿山父：好說好說，來，你們的好了。(交易的動作)

情婦：(手機響了)喂？我不在家……沒有啊……**什麼！**(除了阿山，全場目光皆集中在情婦身上。)你是在說電影吧！我不相信！真的假的！那我馬上回去看電視！謝謝你通知我！拜拜——等一下！你先幫我錄下來好不好？我怕我錯過了！謝謝喔！拜！(在說話同時一邊離場。)

商人：(拉住她)發生什麼事了？

情婦：(搖頭)太誇張了！趕快回去看電視！太誇張了！(出)

(大家議論紛紛，女友跟買主的手機同時響起。)

買主：喂？看電視？

女友：看電視做什麼？

買主：怎麼可能？

女友：說清楚一點？

(靜。)

買主：什麼時候的事？

女友：太酷了！(聲音因為興奮而發抖)

買主：我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女友：因為不關我們的事嘛！

買主：不關我們的事吧！

女友：好，我馬上回去看！

買主：那我要去看了，再見！

(兩人半跑步出，阿山妹及時拉住了女友。)

阿山妹：到底怎麼了嘛！

女友：(急於掙脫)聽收音機！聽收音機！我要走了！

毒販：誰開車來的？誰有收音機？

阿山父：我有！

(他開了掛在架上的收音機，大家都靠過去。)

收音機：……美國持續發生攻擊事件：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遭到飛機衝撞，而另外包括了白宮、五角大廈以及美國國會山莊也傳出了爆炸；華盛頓特區正在緊急撤離人員；而華爾街股市也宣布無限期暫停交易；至於沒有被攻擊的州也都宣佈全面進入緊急戒備，防止恐怖份子的進一步攻擊……

商人：真的假的！

眾人一致：噓！！！

收音機：根據最新的外電指出，另外還有四到五較遭受挾持的飛機正在美國的上空盤旋，美國已經出動F16戰機前往攔截，以阻止更大的災難發生。現在讓我們來聽聽稍早布希發表的談話……

阿山妹：太超現實了！

毒販：沒有人帶電視吧……

(眾人無奈地搖搖頭。靜。只有收音機的聲音。)

便衣乙：我走了再見。(小跑步出)

阿山母：這麼精采的事可不是常常會發生。(揮手招計程車動作)計程車！(出)

少婦：這是一個很棒的社會教育，我可不能讓我的小孩輸在起跑點上。再見了各位！(與小孩出)

(阿山妹什麼都沒說，以跑百米的速度與爆發力衝刺出場。眾人也跟著很快作鳥獸散，不久聽到機車和汽車發動及離去的聲音。台上只剩下阿山、阿山父、少婦、小孩、毒販與商人。阿山父收拾好東西，關掉收音機，也準備要走了。)

毒販：你也要走了？

阿山父：我得趕快想辦法在紐約重建好之前趕到那裡才行。(推著攤子出)

毒販：又少了一個看熱鬧的，人少就不好玩了，我走先。(出)

商人：(看看阿山)又只剩下我們了。(阿山不理他)在我趕回家看電視之前，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到底在看什麼？

阿山：(不動)你看不出來嗎？(商人搖頭)

商人：算了，我搞不懂你。我要回去看電視了。(出)

阿山：(不動)你看不出來嗎？(停頓)我在看你們。

(停頓，阿山緩緩垂下手，緩步往舞台右邊走，走到舞台中央時，停下腳步，從舞台的右邊所有演員列隊一一走出來，在舞台後方的椅子上面無表情地坐下。坐姿不需要太拘束。)

阿山：(對觀眾)那，現在，就看你們了。(他在剩下的那張空椅子坐下。)

(所有演員瞪著觀眾看，營造出尷尬的氣氛之後，幕急落。)